



巷仔內的形影

細漢的時陣，定定坐踎(tiàm)庄跤阿媽兜頭前門的椅條(liâu)邊，喺仔開開聽阿媽講台灣民間故事。聽阿媽喺角全波咧講「蟹蛛討命」、「地牛翻身」，以及「劍潭」、「鶯歌」的故事，其中有神祕傳奇、有忠義先民，也有悲涼情戀。逐擺聽這寡仔故事，我的心肝頭免不了感覺一絲仔心適恰(kah)一絲仔趣味。想袂到，我的故鄉是遮爾仔古錐迷人。會記得有時陣，拄(tú)著阿媽心情當順序的時陣，伊閣會哼唱幾條仔南管、北管的小曲小調，予我鼻芳鼻芳，雖然彼時陣我淡薄仔聽袂慣勢台語，毋過，我也是足恰意佇(ti)暗暝，坐佇頭前門的椅條，倚佇阿媽身軀邊，那看滿天頂不時閃爍的天星，那聽阿媽共我講伊過往風華恰這片土地的人文。

隨年歲沓(táuh)沓仔大，我開始去學校讀冊上課，因為按呢，我漸漸較少轉去阿媽兜過暝，只有佇咧歇熱的時，我才會牽阿爸恰阿母的手，共個sai-nai，厚面皮要求個恁我轉去阿媽兜。會記得有一擺，阮駛車去阿媽兜，一開始，日頭赤焱焱，車窗外的斑芝開甲橫霸霸，一蕊一蕊金燦燦，綴微微涼風，親像一陣一陣柑仔色仔的海湧，溢來溢去，使人感心。遠遠天邊跤的小山崙，滿山紅開透枝，滿山遍野，予人誠驚奇。齊(tsiâu)齊齊拍莓(m̄)開，恬啾(tsiuh)啾面向天，樹樑(ue)停三四隻青苔仔，咧唱迷人的歌詩，如癡如醉，予人心迷。一捩(táu)久仔，雄雄煞來烏天暗地，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，傾盆大雨落袂離。等阮駛車駛到阿媽兜頭前門一條狹狹的巷仔的時，越頭煞看著阿媽倚(khiā)佇短牆邊，擇雨傘咧等待阮來。

阿媽看阮已經來矣(--ah)，煞對巷仔內三步做兩步走出來接我。我恰阿媽公家擇一枝小雨傘，躡(nng)過彎彎曲曲的小路，一直行到我記憶中阿媽的紅瓦厝。我擇頭斟酌看一站仔，恰細漢記憶中全款的椅條、全款的門窗、全款的矜簷(gîm-tsînn)，四界敢若(kán-ná)攏有我蠻皮的笑聲，嬉耍的身影。細漢時陣種種囡(khng)佇心內的光景，漸漸浮現佇目睷前，清清楚楚，使人懷念，使人迷戀。阿媽無等我入去厝內坐好小可仔歇暝，伊隨就擇(phâng)來一碗燒燒的紅豆圓仔湯予我驅寒，我咧啣一喺一喺溫燒的甜湯，沓沓仔，身軀也燒熱起來，一喺一喺的圓仔湯，啣甲喺內甘甜甘甜，心肝頭也甘甜甘甜。時間的流變，黯淡事物的光彩，煞掩炭(am-khàm)袂了人恰人之間的溫柔。彼一暗，阿媽擇雨傘佇巷仔口的形影，擇圓仔湯予我啣的一片心意，無聲無說行入我的夢中，伴我入眠，夢中伴相隨。

記得有一擺，阿媽煮我去伊做頭路的所在——鹽埕。佇遐，我看著雙雙對對的鹽埕兒女跛踏水車的影像。個共赤焱焱的日頭借光，共闊莽莽的大海借水，共鹹濕濕的土地借埕，佇這塊土地拚出個家己的生活。阿媽講伊已經陪伴這個鹽埕幾若十年矣，未來，伊閣會繼續陪佇伊身軀邊。一冬過一冬，阿媽伊閣有講足濟恰鹽有關係的故事予我聽，伊講咱人著愛「食果子拜樹頭」，千萬毋通破壞自然環境恰伊的天然恩賜。我看阿媽的兩蕊目睷，金燦燦，閣儋(tann)頭看鹽埕頂的水車咧踏，鹽耙仔咧拖，鹽擔仔咧扛，看伊雙跛咧奔走，雙手咧無閒，一點一滴製造出咱咧食的鹽。尾手，阿媽閣煮我去附近的紅樹林行行看看咧。沿路，我看著奇形怪狀的水筆仔，看著沙馬仔行過來爬過去，恰邊仔三四隻吶鏘仔做伴。彼時陣的阿媽，陪我編織真濟真濟燦爛的回憶，佇彼間細細間的紅瓦厝，佇伊坐咧敲(khi)敲的椅條，有我純真笑聲迴旋迴旋，也有陪伴佇我身軀邊阿媽的形影。

離開故鄉已經足久足久，算算嘛七、八年無閣轉來遮矣。遮有我恰阿媽共同生活記憶的所在，沿記憶中蜿蜒的老街，目睷前漸漸映入熟似的景緻，一間細細間的紅塗瓦厝，圍一片中埕，中埕的頭前有種一樣一樣的茄苳樹、毛風鈴，花的清芳伴幼麵麵的涼風，迎面微微仔吹來。樹頭跛攏圍一堆人，厝邊隔壁逐家上愛佇遐泡茶、行棋、開講，遮爾安樂、遮爾和諧……我一个人的傷悲煞來漸漸透心腸。日頭漸漸沉落天邊的海線底，我走揣記憶中熟似的形影，希望會當閣一擺恰我的過往相見。拖著一步一步愈來愈沉重的跛步，我的心肝穎仔漸漸沉重起來，我沓沓仔行到已經無蹤(tuà)阿媽的祖厝，斟酌共伊看，全款的椅條、全款的門窗、全款的砵簷，內面蹣的煞已經毋是全款的彼个人矣！世事多變化，敢講這是運命的創治？我毋知影，也無願意相信這是上天的安排，若準是，為何上天欲遮爾殘忍，無予我一个有孝序大的機會？

風聊聊仔咧吹、雲文文仔咧飛，欲落(lak)落(lòh)塗的花蕊，綴秋清(tshìn)的晚風，四界飄散，無影無蹤，我的遺憾敢會當像個遮簡單就來消失？阿媽的紅瓦厝敢會原諒我的不孝？天頂的冷月輝映黯淡的光線，我恬恬無聲頭犁犁漫步佇庄跛的田埕，彎彎幹幹的田岸仔路，就親像我的憂愁，放眼看去滿滿是。風月的痕跡猶原存在，濟濟狹狹的路厝，順懸低(kē)的山勢開闢起造。毋過，我煞無拄著半个面熟的親情好友，無拄著半个少年時的囡仔伴。我漸漸行離這個傷心的所在，一步一步，拖著沉重的怨感(tsheh)。夜幕勻勻仔放落來，外口一葩一葩的燈火接繼著起來，看目睷前沓沓仔浮現的都市交通恰電火柱的光線，我心中煞想起都市的生活，一點一滴，愈來愈清楚，真真真、明明明，心肝底，煞有一陣一陣的傷悲鑽入身軀內。時代咧行，情景咧變，繁華夜都市的青紅燈，閃閃燦燦，挨挨陣陣的行人，吵吵鬧鬧，啥會當了解體會我這馬的心情？

暗暝時陣，我恬恬一个人倒佇旅社的眠床頂，過往的種種情景，親像一疊一疊的舊相片，接連映入目睷前，予我煞暈袂落眠，我姑不而三將出來四界躉。晚風微寒，勻勻仔吹來，想起細漢的時，阿媽煮我佇庄頭邊的小山頭掠火金姑的彼一暝，全款的涼風，迎面吹來，伴閃爍的火光，搖來搖去的樹影，就敢若一幅予人驚嘆的畫布。雖然，我袂記得彼一暗我到底掠恰濟火金姑，毋過，阿媽的身影，我煞永遠都袂放袂記得。溫柔的月娘啊！莫嫌我厚話，拖你來陪我聽規暝，實在是因為我有傷濟傷濟的心酸恰稀微，揣無所在園。溫

柔的月娘啊！借問一下，你敢有看著阮阿媽的曲痾(ku)的形影？若是有，就麻煩你寫一張批，拜託漂泊的風送入來我午夜的夢中，夢中伴相隨，感謝勞力。

創 作 理 念

記憶中，祖母的印象，漸漸隨著逐漸蛻變的都市，緩緩地從我的腦中散去，為了能在有限的流轉不止的時間長廊中，保留有我對我祖母的一縷深情，以及對這塊土地的一抹眷戀，於是，我手寫我口。

王湘富

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系

